

Separated Peoples : The Roma as Prophetic Pilgrims in Eastern Europe

被分隔的民族：先知性的 朝聖者東歐羅姆人

Melody Wachsmuth 著 Christina Kan 譯



從中世紀開始，歐洲有一大群到處流徙的民族，其中最大的一族我們今日普遍稱為羅姆人(或稱吉普賽人)。他們在寄居的地方有各樣不同的際遇：有憑著音樂才能或巧手工藝而受到讚賞，但也有面對被逼同化、放逐、奴役，甚至死亡。¹ 度過了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寄居地的文化、語言和宗教與羅姆人的宗教表達、方言、語言及文化習俗彼此交織，雖然仍保留著平民化的文化和語言，但不同村落和族群的羅姆文化已經不再一致了。然而，他們仍有共同的標誌，就是與非羅姆裔(the gadže)分隔，導因是羅姆人獨特的文化和語言以及長期受到歧視的經歷。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發表了一份《協助羅姆人融入社會策略 — 2020》(Framework for National Roma Integration Strategies up to 2020) 的

報告，估計約有1,000-1,200萬羅姆人在歐洲，可算是歐洲最大的少數民族。² 十二個東歐政府已宣佈2005至2015年是「協助羅姆人融入社會的十年」(Decade of Roma Inclusion)，但還未能在本地層面上看見顯著的成果，羅姆人在經濟、教育或政治方面仍處於社會的邊緣。

今日，克羅地亞(Croatia)和塞爾維亞(Serbia)的東正教會、天主教會及更正宗教會，仍很少與附近的羅姆村落接觸。羅姆人牧師Aleksandar Subotin最近曾指出：「無論傳統教會(塞爾維亞東正教)或更正宗教會都不願意接納羅姆人……因此，羅姆人應該自行建立教會。」³ 由此可見被分隔的情況。羅姆人在宗教和社會層面都不受歡迎，卻造就了過去十年神在他們中間興起的工作。透過異夢、異象或神蹟醫治，羅姆人認識並接受了基督。他們的屬

靈世界觀、實際的生活需要，加上長期受歧視的經歷，令他們「容易來到基督跟前」，因為神是無條件的接納他們。

表面上，神在歐洲的宣教分為羅姆人與非羅姆人兩大領域，但神在社會邊緣的活動可以有動力與社會的中心連結嗎？一個經歷神大能改變的羅姆村落，在主流文化與羅姆文化長期被分隔的情況下，可以產生影響力嗎？很多人都認為，神的自我啟示往往在邊緣人群中彰顯；如此，神在羅姆人中間的工作也可能成為主流文化的祝福，甚至修補兩者之間的裂縫，使大家和平共處。本文主要的目的是：

- 1) 簡述分隔的歷史淵源和當代現況；
- 2) 分析在克羅地亞及塞爾維亞5個羅姆人村落所作的研究報告；
- 3) 提供四個宣教學上的參考。

歷史淵源和當代現況

羅姆人的歷史是複雜的，其中包含了歧視、恐懼、理想化，也帶著一些神秘感——這些特性，使我們難以追溯和理解「反羅姆心態」留給今日的遺害有多深遠。正如羅姆學者Ian Hancock指出：

「我們根本從未發動戰爭，也從未試圖推翻任何政權……事實上，我們的民族特性就是我行我素。」⁴

理想化的流浪者或偷竊的乞丐——兩個形象各走極端

歐洲人對這些到處遷徙的客旅並非時刻都充滿敵意。雖然學者認為，早在十一世紀拜占庭帝國西部已有羅姆人，至十二世紀時人數大量增多，到了十四世紀，羅姆人已在巴爾幹半島落地生根。⁵中世紀的宗教文化鼓勵接待四處遊走的朝聖者，並視為「榮幸」。⁶數世紀以來，羅姆人在音樂和工藝方面的才能備受推崇，甚至令皇室貴族羨慕。十九世紀初期塞爾維亞人對抗突厥人，以及1875年波斯尼亞農民起義反抗突厥人，羅姆人都有參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羅姆人也與塞爾維亞人並肩作戰。⁷

歷史同時也強調他們與眾不同。很多記載都描

述羅姆人「像韃靼人一樣黝黑」，也形容他們愛戴銀耳環、衣服像氈子等等，那種「非我族類」的感覺十分明顯。十五世紀一位瑞士歷史學家形容他們「希奇古怪，皮膚黝黑，還有自封的公爵、伯爵，又自稱來自小埃及。」⁸

David Crowe認為，自從被突厥人征服後，當地人對外來有色人種普遍產生畏懼；加上中世紀以來，這些到處為家的族群總帶著一點神秘感，因此隔膜更深。雖然羅姆人在工藝方面對社會的貢獻良多，但「各色各樣的謠言，充斥社會每個角落」，令他們難以被接納。Crowe認為，羅姆人四處流徙不單單由於社會對他們的歧視，也與他們獨特的文化及經濟觀有關，非一般外人所能瞭解。⁹

Hancock指出，「反吉普賽主義」以多種形式存在已有幾個世紀之久。為求控制或根除羅姆人，採取的措施從強迫同化、經濟制裁、綁架孩童施以「教化」，甚至虐待和殺害。奴隸制度始於十四世紀，發源地就在今日羅馬尼亞(Romania)境內，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廢除。之後，導引曾為奴者重新投入社會的工作很少。第二次大戰期間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可說是對羅姆人最有組織的集體迫害，羅姆人稱之為Baro Porrajmos (意思是大吞噬)，約有20萬至150萬羅姆人遭殺害。¹⁰

羅姆人長期受到敵視和懷疑，教會不容卸責。追溯歷史，無論東正教會、天主教會或更正宗教會，都很少關心羅姆人，邀請他們參與；並且認為教會「與羅姆人保持距離與指斥他們是無宗教的，兩者並無矛盾」。¹¹基督徒更有傳說謂：羅姆人是「鑄造釘主耶穌在十架的釘子」；他們最根本的罪，就是當聖家(主耶穌一家)逃往埃及的時候，拒絕提供蔭庇的地方。¹²此外，羅姆人迷信靈異、巫術、掌相、占卜，這種種行徑都是教會深惡痛絕的。¹³

直到十九世紀，才有證據顯示教會開始關懷羅姆人的靈魂。1952年，法國興起一場宗教復興運動，向歐洲的羅姆人宣揚五旬宗主義。羅姆宣教士在這個復興運動功不可沒，先是在西歐，後於70年

代傳到東歐。50年代在法國成立的吉普賽福音教會，最初30年為超過7萬會眾施行水禮。Fraser認為教會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幫助信眾認識自我和促進社會團結；他又指出，教會對個人的生活方式要求極高，禁絕酗酒、吸煙、賭博、欺詐、偷竊，同時也鼓勵培養讀寫能力和接受教育。¹⁴

當代現況

目前，羅姆人專為同胞服務的組織已較從前為多。協助羅姆人融入社會的十年計劃和歐洲聯盟的工作，都顯示國際間對羅姆人「融入社會」的關注和承諾。過去數世紀，試圖「解決羅姆人問題」的行動從未嘗試聽取羅姆人的意見，這次的「十年目標」非常重視羅姆人的參與，他們並有口號：「我們的事我們要關心」(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¹⁵

雖然有這樣的目標，但散佈在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境內的無數羅姆社群，情況並未得到改善。事實上，共產主義倒台後，東歐有些情況較前更惡劣，例如：以前羅姆人較易獲得房屋、醫療和就業機會，但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戰禍連連，不同的種族各自爭取地位，羅姆人缺少身份證明，特別容易受到排擠。過去幾年經濟危機加劇，加深了反羅姆人的情緒，襲擊、驅趕他們，甚至歸咎他們帶來政治和經濟問題。¹⁶在地方層面，羅姆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歧視：學校被隔離、醫療服務不平等，所居住的社區被隔離，環境、道路和水電都不合標準。

在2012年3月歐洲人權議會(Council of Europe's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所發表的報告中，Thomas Hammarberg呼籲召開「歐洲真相會議」以處理羅姆人遭受迫害的實況。¹⁷重要的是，他明確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主流社會的態度」。¹⁸一名在南塞爾維亞的羅姆青年撰文說，他自覺像「二等公民、十足的動

物，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人」。¹⁹這些多元、複雜和彼此纏繞的生存問題，加深了羅姆人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鴻溝。

在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的研究

這項仍在進行的研究始於2011年6月，對羅姆社區的教會和日常生活作實地觀察，並訪問牧師及羅姆信眾，再撰寫報告。²⁰研究對象主要是5個羅姆社區，一個位於克羅地亞，4個位於塞爾維亞，也有部分資料來自其他克羅地亞、波斯尼亞(Bosnia)、塞爾維亞及保加利亞(Bulgaria)等地的羅姆社群。5個村落的資料如下：

克羅地亞的達爾達(Darda)村約有1,000名羅姆人及一對已受洗的基督徒夫婦。

塞爾維亞的4個羅姆人村落分別是：

德斯波托沃(Despotovo)：70戶，35人參加教會，其中25人已受洗。

庫古拉(Kucura)：282戶；教會有50名已受洗的會眾。

阿帕廷(Apatin)：4,500人口，60多人參加教會，其中50人已受洗。

萊斯科瓦茨(Leskovac)：8,000-10,000人，有2間教會，共約1,000人已受洗。



萊斯科瓦茨羅姆人教會的兒童崇拜

開創時期

受訪者講述跟隨基督的原因多數是看見異象、異夢、得醫治，或聽到所認識的人得治癒的見證，他們之中許多人一聽到這些事件所彰顯的福音大能便立刻歸主。在達爾達村，已經臥病4年的一位婦女藉禱告得醫治，她的家人是區內第一批決志信主的人。在2011年6月研究剛開始的時候，這事件更成為整個村落的熱門話題。在庫古拉村，Slavica Dokmanovic曾在異象見到一位羅姆牧者在市鎮墓園裏傳福音；半年之後，她途經墓園，竟然看見異象中的事出現。這個經歷成為她決志信主的最大原因。阿帕廷村的牧者Zvezdan Bakic認為，治病神蹟對建立教會產生很大的作用。萊斯科瓦茨村的牧者Selim Olivac憶述，當教會的治病神蹟傳開後，教會大復興，由80年代末只有30位會眾，到2004年增至超過1,000人；可惜，後來教會因為其他原因而分裂。

從受訪者經常提及的話題中，我們可以瞭解羅姆人一接觸福音便立刻信主的原因。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受訪的羅姆人都懼怕生病和死亡，他們的家常話題都與健康有關。當你問神為他們做了甚麼，他們的回答常常是「神賜健康」。Aleksandar Subotin相信，羅姆人「內心深處都懼怕死亡——因為不曉得人死後會往哪裏去？」

其次是，因為長期活在社會邊緣，羅姆人感到自卑，自慚形穢，這就是為甚麼他們一聽到「神是愛」便很快、很樂意地接受。因為他們一向受排斥，時刻陷於「悲傷、不安、恐懼，總覺得『我是吉普賽人，卑微……污穢、與垃圾為伍……我們命該如此，無人可以改變』」。萊斯科瓦茨的教會領袖Goran Saitovic信主之後宣告說：「我們曉得自己是按神的旨意造的……現在我們愛自己，也欣賞自己。」

第三個原因是，羅姆人歸向耶穌是出於實際需要。有些人最初來教會只為領取人道救濟物資，然而一旦到了教會，他們就在那裏遇見神。這樣

的例子很多。

Subotin指出：

「他們往往在極度絕望的時候聽到福音，福音帶給他們希望，因此便立即接受，心中火熱，但不曉得如何保持這股熱情……我們嘗試幫助他們，但並不容易。」



教會幼嫩

羅姆人在屬靈方面開放，但未能使他們立即穩定踏上門徒訓練及靈命塑造的步伐。在萊斯科瓦茨村，Bakic發現「向羅姆人傳福音並不難，他們很快便接受基督……但有時也很容易放棄」。在庫古拉村，Subotin估計50名已受洗基督徒當中只有10名真正改變和願意成長。在阿帕廷村，Bakic估計定期參加教會的60人中只約有30人在信仰上是熱心積極參與的。

成長緩慢的原因複雜，但從採訪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達爾達和庫古拉這樣的村落，成年人文盲的情況嚴重，聖經錄音帶和錄影帶也難看見果效，羅姆人生病的時候仍會向「巫師」求助。Bakic說在他的村子裏，羅姆人仍然沒有放棄「巫術」，有時也會有「假先知」臨到，因此教會領袖必須非常小心指導會眾分辨所見的異象，因為並非全部都從神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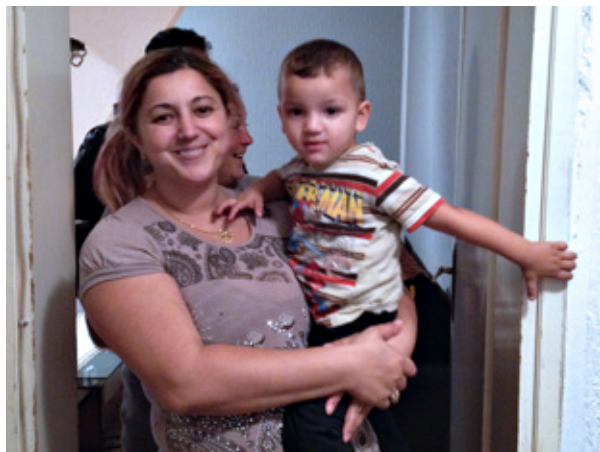
另一個障礙就是羅姆村落和外界之間的文化鴻溝，很多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對羅姆文化和語言的認識都很淺薄，沒有意識它和自己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別。同時，很少人有意識地學習羅姆文化，以進入一個更處境化的宣教進路——從非羅姆人向羅姆人。

社會經濟也是其中一個影響的因素。羅姆人花最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日常的經濟振興、關心健康及家庭的需要等現實問題上。最後，便是處理破碎社區的深層問題，如鄰里相處、暴力、酗酒、性侵犯、毆鬥、偷竊、巫術等等，都需要有極大的耐心和毅力來面對。

教會擔當律師和仲介的角色

在許多羅姆村落中，羅姆人不明瞭自己所擁有的權益，更不懂得如何爭取和享用。政府機構通常不會完全兌現承諾，羅姆牧者必須在生活許多方面照顧他們的信眾，如教導年青人到18歲後才結婚生子，或幫助會眾申請證件等。萊斯科瓦茨村新一代的年青領袖Miodrag-Misa Bakic撰文寫道，他相信只有教會及幾個「屬靈機構」能在全世界層面上提供幫助——事實上，他深信這是神交託給教會的重要任務。²¹ Subotin也自覺不單是位牧師，也是「律師、維護者、護士……(神)把他們交託給我，我必須服侍他們，與他們一起工作、鼓勵和幫助他們……不單單向他們傳福音……要幫助他們過正常的生活。」

牧者呼籲家長讓孩子上學，以及爭取平等和非隔離的教育。教會未成立之前，庫古拉村的學齡兒童只有半數上學；現在，教會裏所有家庭都讓孩子上學。教會復興以前，萊斯科瓦茨村每年只有約



充滿喜樂的羅姆基督徒家庭



Subotica 教會的敬拜，有羅姆人參加

5人從中學畢業；現在，牧師估計每年約40%的年青人從中學畢業，大部分來自教會。Miodrag-Misa Bakic指出，要幫助羅姆人改善生活，教育是主要途徑。他冀望教會能夠裝備羅姆人，讓他們能「在社會各個階層」代表自己的同胞。²²

態度轉變

自從教會開始在羅姆社群中扮演維護者的角色後，羅姆人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大為改善。此外，外界也留意阿帕廷、庫古拉和萊斯科瓦茨村有顯著的改變：無論是家暴、酗酒、偷竊、判監、巫術和格鬥等，都大為減少。Saitovid說：「最近(塞爾維亞)警方誇獎說，羅姆人很少犯事，塞爾維亞人帶來的麻煩更多。」Olivic指出，羅姆人和塞爾維亞人發生衝突時，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教會協助調解。因為大家都知道教會關懷羅姆人的整體需要，庫古拉和萊斯科瓦茨的牧者還獲邀擔任正式的「羅姆協調員」。²³

除了地方政府對羅姆人的態度開始轉變之外，一些經常探訪羅姆村的非羅姆人也覺得，這裏的福音事工擴展了他們對神和宣教的認識。一名克羅地亞人與筆者分享，他與羅姆人之間的新體驗「摧毀」了他以往的神學觀念，羅姆村的貧乏和破碎迫使他深入思考全人福音。一名羅姆婦女堅持公開認罪，請求寬恕，因為她在月前曾把一名非羅姆人趕出自己的家，這位非羅姆婦女深受感動，因為她從

未在自己的克羅地亞教會看到如此坦誠的謙卑。

已有塞爾維亞人開始參加羅姆教會，在阿帕廷約有15人穩定地出席。其中萊斯科瓦茨的轉變最大，教會已有25年以上的歷史，不但牧者和地方政府關係良好，羅姆人對塞爾維亞人的看法也開始改變。Serif Bakic指出，最重要的是，羅姆人不單寬恕了塞爾維亞人，也真心關懷後者的靈命和在青少年之間增長的毒品問題。但他很清楚知道，除非有非常明顯的改變，塞爾維亞人是不會接受羅姆人的。他寫道：

我們採用保羅的宣教(方法)：他先到會堂向猶太人作見證，然後再向外邦人。羅姆人可以寬恕和接納所有人，但塞爾維亞人不一定會接受你……(你)必須先作好榜樣……從我們身上看見主耶穌。很多塞爾維亞人也來到羅姆教會，他們享受崇拜，在羅姆人和神裏面看到希望。我們等待神開門讓我們做更多福音工作，讓更多人得見神。

萊斯科瓦茨的兩個教會已差遣宣教士到5個不同的城鎮及鄰近的村落植堂；此外，教會也派代表前往克羅地亞及其他國家，鼓勵並堅固那裏的羅姆信徒，勸勉非羅姆人與羅姆人一起事奉。

宣教工作的再思

聖經和教會歷史有不少主題可以幫助我們從神學角度來理解羅姆歷史。神經常揀選的僕人都是居無定所、無恆產、軟弱、被輕看，但神使用他們來完成特殊使命，或使用他們成為神啟示祂自己的器皿，如拙口笨舌的摩西卻能與法老理論（出三一七章）、撒馬利亞婦人引領了多人歸主（約四1-42）。我們可以從這些記載認識神的屬性和祂使命的性質。事實，道成肉身的基督選擇居無定所和流亡，而這個「遷移模式」正強調了天國事工的真正意義是「柔弱而不主導」。²⁴ 主耶穌服侍被社會擯棄的人群令門徒大惑不解，卻受到不同性別、種族、階級或被社會排斥的人歡迎。耶穌在他們當中所行的神蹟奇事，是天國的真義/整全性的有力見證。筆者

以這次的研究為基礎，給宣教事工提供四個參考。

第一，羅姆教會既是本土化，也有朝聖者的本質。萊斯科瓦茨的教會在教會生活、崇拜、宣教、釋經方面，都流露羅姆人獨特的世界觀。他們沒有祖國可以效忠，在寄居國家又無財無勢，不能安居樂業。這種弱勢正好推動他們時刻靠近神，活在一種天國「已濟而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 的張力中。William Cavanagh 探索「朝聖者」(pilgrim) 的含義，指出在古代的意義是一個到處遷移的流浪者，向著與神相交的目標不斷前進的旅程。中世紀的朝聖者必須「摒棄安穩的生活，朝聖者的路是十架的道路」。²⁵ 有趣的是，中世紀的朝聖旅程是早期歐洲人和羅姆人相遇的場所；然而，今天即使相遇，最終還是造成疏離。羅姆人作為邁向神的朝聖教會，可以扮演二者復和的有力媒介角色。

第二，羅姆人作為朝聖教會能向主流文化作有力的見證。這條「十架之路」與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天主教和東正教具有政教緊密結合的權勢完全相反。神透過神蹟、異夢、異象向羅姆人揭示天國道理；更重要的是，羅姆人全心全意地接納。整全門徒訓練既艱難複雜又充滿挑戰，但羅姆教會最終得以建立，是神使用來見證天國的整全本質。

第三，羅姆村落的轉變可以產生向心力，或形成向鄰近的主流文化「來，看！」的宣教方式。這種情況，已確實開始在阿帕廷、萊斯科瓦茨和庫古拉出現了，並且已從中心移向外圍，以見證羅姆人的轉變。羅姆教會有可能成為巨大鴻溝之間的橋樑，而羅姆人也有可能「被差」到社會中心點去。萊斯科瓦茨的牧師已清楚說明這種「離心」和「向心」的宣教，雖然還不能確定其他羅姆教會是否接受這種宣教動力，但被差到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的宣教士已在羅姆社群中產生極大的影響。

最後，必須提到那些願意到羅姆人中間作工的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基督徒，他們有可能形成另一種逆向宣教事工。Gioacchino Campese曾撰文論及神如何臨在貧窮人之中，以及基督徒蒙召遠離自

己的力量中心到社會邊緣去；在工場裏，宣教士是「毫不顯眼」的一群，因此，但當看到他們如何依靠神，我們就受到激勵「不至於在信仰上成為久坐不動的人」。²⁶ 這種逆向宣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改變「差」的方向，當宣教士對神和祂的使命有更廣闊的理解時，或會被差回到自己的同胞中間。

從以上四點來看，東歐羅馬基督教的研究，重點在其與主流文化教會的關係。幾位羅馬牧者和在羅馬人中間工作的人也曾提及：「現在是羅馬人的時候了。」假如羅馬人的家庭和村落繼續靠著神的大能更新變化，羅馬教會在東歐繼續擴展，這也是主流文化教會關注神臨在他們社會邊緣的時候了。羅馬教會對同胞有重要的角色，能促進民族的全人醫治和一體化；然而，也許神在羅馬人中間的宣教帶給他們新的使命——羅馬教會要得著羅馬村落以外的人，並成為和平與復和的主要器皿，以填補這個分隔的鴻溝。

註釋：

1.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以羅馬(Roma)概括地代表一個有相同的文化特質、說羅馬語的群體。雖然，羅馬人這個名稱已在國際間通行，但由於文化和語言的差別很大，或有不好的名聲，羅馬人這個名稱並不代表某些組群。同樣重要的是，這項研究也發現，主流文化怎樣認可一個村落與一個村落怎樣肯定自己之間存在矛盾，因為主流文化通常對一個特殊組群的文化和語言的認識很少。
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n EU Framework for National Roma Integration Strategies up to 2020 (Brussels, 2011), http://ec.europa.eu/justice/policies/discrimination/docs/com_2011_173_en.pdf.
3. 筆者於2011年6月22日在塞爾維亞庫古拉村的訪問。
4. Ian Hancock, *We Are the Romani People* (Hatfield, Eng.: Univ. of Hertfordshire Press, 2002), p.32.
5. Angus M. Fraser, *The Gypsies*,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1995), p.46, 57.
6. 全上書，63頁。
7. David M. Crowe, *A History of the Gyps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202-11.
8. 全5書，67-68頁。
9. 全7書，293-294頁。
10. 全4書，17-28, 34頁。
11. 全5書，185頁。
12. 全4書，57-58頁。
13. 全5書，129頁。
14. 全上書，184, 316頁。
15. 「羅馬人融入社會十年目標 2005-2015」見網頁 www.romadecade.org/about。
16. 最近以武力驅趕的事件在2012年4月發生於塞爾維亞的貝爾格來德 (Belgrade, Serbia)。
17. 該報告見於網頁 www.coe.int/t/commissioner/source/prems/prems79611_GBR_CouvHumanRightsOfRoma_WEB.pdf。
18. 見Ky Krauthamer, "A Truth Commission for Europe's Roma?" 2012, 網頁 <http://eastofcenter.tol.org/2012/04/a-truth-commission-for-europes-roma>。
19. Miodrag-Misa Bakic 於2012年6月3日給筆者的電郵。
20. 以下部分的資料引用自筆者於2011年6月至2012年6月在該5個村子的訪問。
21. 2012年6月15日給筆者的電郵。
22. 全上。
23. 每一個塞爾維亞的城鎮都有一位「羅馬協調員」擔任仲介、維護者及在本地政府裏發聲。但兩地的牧者都婉拒正式的邀請，恐怕要向政治和腐敗妥協。
24. Jehu J. Hanciles, *Beyond Christendom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8, 150.
25. William T. Cavanaugh, "Migrant, Tourist, Pilgrim, and Monk: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a Global Age," *Theological Studies* 69 (2008): 349, 352.
26. Gioacchino Campese,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Notes on a Spirituality for Missionaries with Migrants," *Missiology* 25 (1997): 136-37.

(作者是一位自由作家，自2011年開始在巴爾幹半島從事宣教研究，駐克羅地亞，並任教於奧克耶西福音派神學院，也是學生生活指導團隊成員，著作了不少有關羅馬人的文章。本文原刊於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uly 2013, 蒙允准譯載。)